

#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一

聽一

姚秦三藏法師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 第二分阿僥夷經第十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冥寧國阿僥夷土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阿僥夷城乞食爾時世尊默自念言我今乞食於時如早今宜往詣房伽婆梵志園觀比丘須時至然後乞食爾時世尊即詣彼園時彼梵志遙見佛來即起奉迎共相問訊言善來瞿曇不面來久今以何緣乃能屈顧唯願瞿曇就此處坐爾時世尊即就其座時彼梵志於一面坐白世尊言先夜離車子善宿比丘來至我所語我言大師我不於佛所修梵行也所以然者佛疏外我彼人見向說瞿曇過雖有此言我亦不受佛告梵志彼善

宿所言知汝不受耳昔我一時在毗舍離彌猴池側集法堂上時此善宿來至我所語我言如來外我我不於如來所修梵行也我時告曰汝何故言我不於如來所修梵行如來外我耶善宿報我言如來不爲我現神足變化時我語言吾可請汝於我法中淨修梵行當爲汝現神足耶汝復曾語我如來當爲我現神足變化然後我當修梵行耶時善宿報我言不也世尊佛告善宿我亦不語汝言汝於我法中淨修梵行當爲汝現神足變化汝亦不言爲我現神足者當修梵行云何善宿如汝意者謂如來能現神足爲不能現耶我所說法彼法能得出要盡苦際不耶善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來能現神足非爲不能所可說法能得出要盡諸苦際非爲不盡是故

善宿我所說法修梵行者能現神足非爲不能出要離苦非不能離汝於此法欲何所求  
善宿言世尊不能隨時教我我父祕術世尊盡知悟不教我佛言善宿我頗曾言汝於我法中修梵行者教汝父術耶汝頗復言教我父術者當於佛所修梵行耶答曰不也是故善宿我先無此言汝亦無言今者何故作此語耶云何善宿汝謂如來能說汝父祕術爲不能說耶所可說法能得出要盡苦際不耶善宿報言如來能說父之祕術非爲不能說法出要能盡苦際非爲不能佛告善宿若我能說汝父祕術亦能說法出要離苦汝於我法中復欲何求又告善宿汝先於毗舍離跋闍土地無數方便稱歎如來稱歎正法稱歎衆僧譬如有人八種稱歎彼清涼池使人好

樂一冷二輕三柔四清五甘六無垢七飲無饜八便身汝亦如是於毗舍離跋闍土稱歎如來稱歎正法稱歎衆僧使人信樂善宿當知今汝退者世間當復有言善宿比丘多有知識又是世尊所親亦是世尊弟子不能盡形淨修梵行捨戒就俗處卑陋行梵志當知我時備語不順我教捨戒就俗梵志一時我在獮猴池側法講堂上時有尼乾子字伽羅樓在彼處止人所宗敬名稱遠聞多有知識利養備具時善宿比丘著衣持鉢入毗舍離城乞食漸漸轉到尼乾子所爾時善宿以深遠義問尼乾子彼不能答便生瞋恚善宿自念我觸燒此人將無長夜有苦惱報耶梵志當知時善宿比丘於乞食後執持衣鉢來至我所頭面作禮在一坐善宿爾時亦不以

此緣告我我語之曰愚人汝寧可自稱爲沙門釋子耶善宿尋報我言世尊何故稱我爲愚不應自稱爲釋子耶我告之曰愚人汝曾徃至尼乾子所問深遠義彼不能報便生瞋恚汝時自念我今觸此尼乾將無長夜有苦惱報耶汝有是念不善宿白佛言彼是羅漢何緣乃有此嫉恚心我時答曰愚人羅漢何緣有嫉恚心非我羅漢有嫉恚心汝今自謂彼是羅漢彼有七苦行長夜執持何謂七一盡形壽不著衣裳二盡形壽不飲酒食肉而不得飯及與麩麵三盡形壽不犯梵行四盡形壽毗舍離有四石塔東名憂園塔南名象塔西名多子塔北名七聚塔盡形不離四塔爲四苦行而彼後當犯此七苦行已於毗舍離城外命終譬如野干疥癩衰病死丘冢間

彼尼乾子亦復如是自爲禁法後盡犯之本自誓言盡形不著衣服後還著衣本自誓言盡形壽不飲酒取肉不食飯及麩麵而後盡食本自誓言不犯梵行而後亦犯本言不越四塔東憂園塔南象塔西多子塔北七聚塔今盡違離不復親近彼人自違此七誓已出毗舍離城塚間命終佛告善宿曰愚人汝不信我言汝自往觀自當知耳佛告梵志一時比丘善宿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乞食已還出城於空塚間見尼乾子於彼命終見已來至我所頭面禮<sup>第一</sup>足在一西坐不以此事而語我言梵志當知我爾時語善宿曰云何善宿我先所記尼乾子如我語不對曰如是如世尊言梵志當知我與善宿現神通證而彼言世尊不爲我現又一時我在寘寧國白土之邑

時有尼乾子名究羅帝在白土住人所宗敬  
名稱遠聞多得利養時我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時善宿比丘隨我後行見究羅帝尼乾子  
在糞堆上伏舐糠糟梵志當知時善宿比丘  
見此尼乾子在糞堆上伏舐糠糟已作是念  
言世間諸有阿羅漢向阿羅漢道者無有及  
此比尼乾子其道最勝所以者何此人苦行  
乃能如是除捨惰慢於糞堆上伏舐糠糟梵  
志時我右旋告善宿曰汝愚人寧可自稱爲  
釋子耶善宿白佛言世尊何故稱我爲愚不  
應自稱爲釋子耶佛告善宿汝愚人觀此究  
羅帝蹲糞堆上伏食糠糟汝見已作是念諸  
世間阿羅漢及向阿羅漢者此究羅帝最爲  
尊上所以者何今此究羅帝乃能苦行除捨  
惰慢蹲糞堆上伏舐糠糟汝有是念不答我

言實爾善宿又言何故世尊於阿羅漢所生  
嫉妒心佛告愚人我不於羅漢所生嫉妒心  
何爲於羅漢所生嫉妒心汝今愚人謂究羅  
帝真阿羅漢此人却後七日當腹脹命終生  
起屍餓鬼中常苦飢餓其命終後以葦索繫  
掛於冢間汝若不信者可先往語之時善宿  
即往詣究羅帝所語言彼沙門瞿曇記汝却  
後七日當腹脹命終生起屍餓鬼中死已以  
葦索繫掛於冢間善宿語曰汝當省食勿使  
彼言當也梵志當知時究羅帝至滿七日腹  
脹而死即生起屍餓鬼中死已以葦索繫掛  
於冢間爾時善宿聞佛語已屈指計日至七  
日已時善宿比丘往至裸形村中到已問其  
村人曰諸賢究羅帝今何所在報曰已取命  
終問曰何患命終耶答曰腹脹問曰云何殯

送答曰以葷索繫掛於冢間梵志時善宿聞此語已即往冢間欲至未至時彼死屍並動膝腳忽爾而蹲時彼善宿故前到死屍所語言究羅帝汝命終耶死屍答言我已命終問曰汝以何患命終死屍答言瞿曇記我七日

後腹脹命終我如其言至滿七日腹脹命終善宿復問汝生何處屍即報言彼瞿曇所記當生起屍餓鬼中我命終已生起尸餓鬼中善宿問曰汝命終時云何殯送屍答曰瞿曇所記以葷索繫掛於冢間實如彼言以葷索繫掛於冢間時死屍語善宿曰汝雖出家不得善利瞿曇沙門說如此事汝常不信作是語已死屍還卧梵志時善宿比丘來至我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不以此緣語我我尋語曰如我所記究羅帝者實爾以不答曰實爾

如世尊言梵志我如是數數爲善宿比丘現神通證而彼猶言世尊不爲我現神通佛告梵志我於一時在獮猴池側講堂上時有梵志名曰波梨子在彼處止人所宗敬名稱遠聞多有利養於毗舍離大衆之中作如是說沙門瞿曇自稱智慧我亦智慧沙門瞿曇自稱有神足我亦有神足沙門瞿曇得超越道我亦得超越道我當與彼共現神足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沙門現二我當現四沙門現八我現十六沙門現十六我現三十二沙門現三十二我現六十四隨彼沙門所現多少我盡能倍梵志時善宿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波梨梵志於大衆中作如是言沙門瞿曇自稱智慧我亦智慧沙門瞿曇自稱有神足我亦有神足沙門瞿曇得超越道我亦得

超越道我當與彼共現神足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沙門現四我當現八乃至隨沙門所現多少我盡能倍時善宿比丘乞食已來至我所頭面禮一面坐語我言我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聞毗舍離波梨子於大衆中作如是說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沙門瞿曇有神足我亦有神足瞿曇現一我當現二乃至隨瞿曇所現多少我盡能倍具以此事而來告我我語善宿言彼波梨子於大衆中不捨此語不捨此見不捨此慢來至我所者終無是處若彼作是念我不捨此語不捨此見不捨此慢而至沙門瞿曇所者彼頭即當破爲七分欲使彼人不捨此語不捨見慢而能來者無有是處善宿言世尊護口如來護口佛告善宿汝何故言世尊護

口如來護口善宿言彼波梨子有大威神有大德力脫當來者將無見世尊虛耶佛告善宿如來所言頗有二耶對曰無也又告善宿若無二者汝何故言世尊護口如來護口善宿白佛言世尊爲自見彼波梨子爲諸天來語佛言我亦自知亦諸天來語故知此毗舍離阿由大將身壞命終生忉利天彼來語我言波梨梵志子不知羞慙犯戒妄語在毗舍離於大衆中作如是誹謗言阿由陀大將身壞命終生起尸鬼中然我實身壞命終生忉利天波梨子我先自知亦諸天來語故知佛告愚人善宿汝不信我言者入毗舍離隨汝唱之我食後當如詣波梨梵志子所佛告梵志時彼善宿過其夜已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彼善宿向毗舍離城中衆多婆羅門沙門

梵志具說此言波梨梵志子於大衆中說如  
此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沙  
門瞿曇有大威力我亦有大威力沙門瞿曇  
有大神足我亦有大神足沙門現一我當現  
二乃至沙門隨所現多少我盡當倍而今沙  
門瞿曇欲詣彼波梨子所汝等大衆盡可詣  
彼時波梨梵志在道而行善宿見已速詣其  
所語言汝於毗舍離大衆中作如是言沙門  
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門瞿  
曇隨所現神足多少我盡能倍沙門瞿曇故來  
至汝林中汝可來看於是遮羅聞衆人語已  
即詣遁頭林語波梨子言彼衆多離車沙門  
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在汝林衆共議言梵  
志波梨子於大衆中自唱此言沙門瞿曇有  
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門瞿曇現神  
足隨現多少我盡能倍瞿曇今在彼林中波  
梨今者寧可還也爾時波梨梵志即報遮羅  
曰當歸當歸作是語已於繩牀上轉側不安  
爾時繩牀復著其足彼乃不能得離繩牀況

於彼衆中有梵志名曰遮羅時衆人喚彼遮  
羅而告之曰汝詣遁頭林中語波梨子言今  
衆多離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汝林  
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瞿  
曇隨現神足多少我盡能倍沙門瞿曇故來  
至汝林中汝可來看於是遮羅聞衆人語已  
即詣遁頭林語波梨子言彼衆多離車沙門  
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在汝林衆共議言梵  
志波梨子於大衆中自唱此言沙門瞿曇有  
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門瞿曇現神  
足隨現多少我盡能倍瞿曇今在彼林中波  
梨今者寧可還也爾時波梨梵志即報遮羅  
曰當歸當歸作是語已於繩牀上轉側不安  
爾時繩牀復著其足彼乃不能得離繩牀況

能行步至世尊所時遮羅語波梨言汝自無智但有空聲爲言當歸當歸尚自不能離此繩牀何由能得至大衆所呵責波梨子已即還詣大衆所報言我以持衆人聲往語波梨子彼報我言當歸當歸即於繩牀上動轉其身牀即著足不能得離彼尚不能離其繩牀何由能得來到此衆爾時有一頭摩離車子在大衆中坐即從座起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彼大衆言大衆小待我今自往將彼人來佛言我爾時語頭摩離車子言彼人作如是語懷如是見起如是慢欲使此人來至佛所無有是處頭摩子正使汝以革繩重繫群牛共挽至彼身碎彼終不能捨如是語如是見如是慢來至我所若不信我言汝往自知爾時頭摩離車子故往至波梨子所語波梨子

言衆多離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汝林衆共議言梵志波梨子於大衆中口自唱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門瞿曇現其神足隨所現多少我盡能倍瞿曇沙門今在彼林汝可還歸爾時波梨子即報言當歸當歸作是語已於繩牀上動轉其身爾時繩牀復著其足彼乃不能自離繩牀況復行步至世尊所頭摩語波梨子言汝自無智但有空聲爲言當歸當歸尚自不能離此繩牀何由能得至大衆所頭摩復語波梨子曰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乃徃久遠有一師子獸王在深林中住師子清旦初出窟時四向顧望奮迅三吼然後遊行擇肉而食波梨子彼師子獸王食已還林常有一野干隨後食殘氣力充足便自言彼林中師子竟

是何獸能勝我耶我今寧可獨擅一林清旦  
出窟四向顧望奮迅三吼然後遊行擇肉食  
耶彼尋獨處一林清旦出窟奮迅三吼然後  
遊行欲學師子吼而作野干鳴波梨子汝今  
亦爾蒙佛威恩存生於世得人供養而今更  
與如來共競時頭摩子以偈責數曰

野干稱師子 自謂爲獸王 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 獨處於空林 自謂爲獸王  
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 跪地求穴鼠  
穿塚覓死屍 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  
頭摩告曰汝亦如是蒙佛恩力存生於世得  
人供養而今更與如來共競時彼頭摩子以  
四種前面呵責已還詣大衆報言我以持衆  
人聲喚波梨子彼報我言當還當還即於繩  
牀上動轉其身牀即著足不能得離彼尚不

能自離繩牀何由能得來到此衆爾時世尊  
告頭摩子言我先語汝欲使此人來至佛所  
無有是處正使汝以革繩重繫群牛共挽至  
身碎壞彼終不肯捨如是語如是見慢來至  
我所梵志時我即與彼大衆種種說法示教  
利喜於彼衆中三師子吼身昇虛空還詣本  
處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言一切世間  
梵自在天所造我問彼言一切世間實梵自  
在天所造耶彼不能報還問我言瞿曇此事  
云何我報彼言或有此世間初壞敗時有餘  
衆生命盡行盡從光音天命終乃更生餘空

梵處於彼起愛生樂著心復欲使餘衆生來  
生此處其餘衆生命盡行盡復生彼處時彼  
衆生自作是念我今は大梵王忽然而有無  
作我者我能盡達諸義所趣於千世界最得

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爲人父母我先至此獨一無侶由我力故有此衆生我作此衆生彼餘衆生亦復順從稱爲梵王忽然而有盡達諸義於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爲人父母先有是一後有我等此大梵王化作我等此諸衆生隨後壽終來生此間其漸長大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爲道彼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憶本所生彼作是語此大梵天忽然而有無有作者盡達諸義於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爲人父母彼大梵天常住不移無變易法我等梵天所化是以無常不得久住爲變易法如是梵志彼沙門婆羅門以此緣故各言彼梵自在天造此世界梵志造此世界者非彼所及唯佛能知又過此事佛亦盡知雖知不著

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之以平等觀無餘解脫名曰如來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言戲笑懈怠是衆生始我語彼言云何汝等實言戲笑懈怠是衆生始耶彼不能報逆問我言瞿曇此事云何時我報言或有光音衆生喜戲笑懈怠身壞命終來生此間漸長大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彼便入心定三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言彼餘衆生不喜戲笑常在彼處永住不變由我等數喜戲笑致此無常爲變易法如是梵志彼沙門婆羅門以是緣故言戲笑是衆生始如是佛盡知之過是亦知知而不著以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之以平等觀無餘解脫名曰如來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言失意是衆生始我語彼言汝等實言失

意是衆生始耶彼不知報還問我言瞿曇此  
事云何我語彼言或有衆生展轉相看已便  
失意由是命終來生此間漸漸長大剃除鬚  
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三昧以三  
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言如彼衆生以不展

題一

十三

轉相看不失意故常住不變我等於彼數數  
相看已便失意致此無常爲變易法如是梵  
志彼沙門婆羅門以是緣故言失意是衆生  
始如此唯佛知之過是亦知知已不著苦集滅  
滅味過出要如實知之以平等觀無餘解脫故  
名如來佛告梵志我所說如是或有沙門婆  
羅門於屏處誹謗我言沙門瞿曇自稱弟子  
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不遍知淨然  
我不作是說我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  
知清淨不遍知淨梵志我自言我弟子入淨  
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一切遍淨是時梵  
志白佛言彼不得善利毀謗沙門瞿曇言沙  
門自言我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  
淨不遍知淨然世尊不作是語世尊自言我  
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一切遍

入心定三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彼作是語  
我本無有今忽然有此世間本無今有此實  
餘虛如是梵志沙門婆羅門以此緣故言無  
因出唯佛知之過是亦知知已不著苦集滅  
味過出要如實知之以平等觀無餘解脫故  
名如來佛告梵志我所說如是或有沙門婆  
羅門於屏處誹謗我言沙門瞿曇自稱弟子  
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不遍知淨然  
我不作是說我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  
知清淨不遍知淨梵志我自言我弟子入淨  
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一切遍淨是時梵  
志白佛言彼不得善利毀謗沙門瞿曇言沙  
門自言我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  
淨不遍知淨然世尊不作是語世尊自言我  
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一切遍

淨又白佛言我亦當入此淨解脫成就淨行  
一切遍知佛告梵志汝欲入者甚爲難也汝  
見異忍異行異欲依餘見入淨解脫者難可  
得也但使汝好樂佛心不斷絕者則於長夜  
常得安樂爾時房伽婆梵志聞佛所說歡喜

進一

十四

奉行

第二分善生經第十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闐崛山中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到時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羅閱祇城內有長者  
子名曰善生清旦出城詣園遊觀初沐浴訖  
舉身皆濕向諸方禮東西南北上下諸方皆  
悉周遍爾時世尊見長者子善生詣園遊觀  
初沐浴訖舉身皆濕向諸方禮世尊見已即  
詣其所告善生言汝以何緣清旦出城於園

林中舉身皆濕向諸方禮爾時善生白佛言  
我父臨命終時遺勑我言汝欲禮者當先禮  
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我奉承父教  
不敢違背故沐浴訖先叉手東面向東方禮  
南西北方上下諸方皆悉周遍爾時世尊告  
善生曰長者子有此方名耳非爲不有然我  
賢聖法中非禮此六方以爲恭敬善生白佛  
言唯願世尊善爲我說賢聖法中禮六方法  
佛告長者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  
善生對曰唯然願樂欲聞佛告善生若長者  
長者子知四結業不於四處而作惡行又復  
能知六損財業是謂善生若長者長者子離  
四惡行禮敬六方今世亦善後獲善報今世  
根基後世根基於現法中智者所稱獲三十  
一果身壞命終生天善處善生當知四結行

進一

十五

者一者殺生二者盜竊三者姦淫四者妄語  
是四結行云何爲四處一者欲二者恚三者  
怖四者癡若長者長者子於此四處而作惡  
者則有損耗佛說是已復作頌曰  
欲瞋及怖癡 有此四法者 名譽曰損減  
如月向于晦

佛告善生若長者長者子於此四處不爲惡  
者則有增益爾時世尊重作頌曰

於欲恚怖癡 不爲惡行者 名譽曰增廣  
如月向上滿

佛告善生六損財業者一者耽湎於酒二者  
博戲三者放蕩四者迷於妓樂五者惡友相  
得六者懈惰是爲六損財業善生若長者長  
者子解知四結行不於四處而爲惡行復知  
六損財業是謂善生於四處得離供養六方

今善後善今世根基後世根基於現法中智  
者所譽獲三十一果身壞命終生天善處善  
生當知飲酒有六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  
者鬪諍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  
智慧曰損善生若彼長者長者子飲酒不已  
其家產業日日損減善生博戲有六失云何  
爲六一者財產日耗二者雖勝生怨三者智  
者所責四者人不敬信五者爲人踈外六者  
生盜竊心善生是爲博戲六失若長者長者  
子博戲不已其家產業日日損減放蕩有六  
失一者不自護身二者不護財貨三者不護  
總一子孫四者常自驚懼五者諸苦惡法當自纏  
身六者喜生虛妄是爲放蕩六失若長者長  
者子放蕩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善生迷  
於妓樂復有六失一者求歌二求儻三者求

琴瑟四者波內卑五者多羅槃六者首呵那是爲妓樂六失若長者長者子妓樂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惡友相得復有六失一者方便生欺二者好喜屏處三者誘他家人四者圖謀他物五者財利自向六者好發他過是爲惡友六失若長者長者子習惡友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懈墮有六失一者富樂不肯作務二者貧窮不肯勤修三者寒時不肯勤修四者熱時不肯勤修五者時早不肯勤修六者時晚不肯勤修是爲懈墮六失若長者長者子懈墮不已其家財業日日損減佛說是已復作頌曰

迷惑於酒者 還有酒伴黨 財產正聚集隨已復散盡 飲酒無節度 常喜歌舞戲畫則遊他家 因此自陷墜 十七 隨惡友不改

誹謗出家人 邪見世所嗤 行穢人所黜好博著外色 但論勝負事 親惡無反復行穢人所黜 爲酒所荒迷 貧窮不自量輕財好奢用 破家致禍患 撲博群飲酒共伺他姪女 聰習卑鄙行 如月向於晦行惡能受惡 與惡友同事 今世及後世終始無所獲 畫則好睡眠 夜覺多慾望獨昏無善友 不能修家務 朝夕不肯作寒暑復懈墮 所爲事不究 亦復毀成功若不計寒暑 朝夕勤修務 事業無不成至終無憂患

佛告善生有四怨如親汝當覺知何謂爲四一者畏伏二者美言三者敬順四者惡友佛告善生畏伏有四事云何爲四一者先與後奪二者與少望多三者畏故強親四者爲利

故親是爲畏伏四事佛告善生美言親復有  
四事云何爲四一者善惡斯順二者有難捨  
離三者外有善來密遮止之四者見有危事  
便排擠之是爲美言親四事敬順親復有四  
事云何爲四一者先誑二者後誑三者現誑  
四者見有小過便加杖之是爲敬順親四事  
惡友親復有四事云何爲四一者飲酒時爲  
友二者博戲時爲友三者婬泆時爲友四者  
歌儻時爲友是爲惡友親四事世尊說比已  
復作頌曰

畏伏而強親 美言親亦爾 敬順虛誑親  
惡友爲惡親 此親不可恃 智者常覺知  
宜速遠離之 如避于險道  
佛告善生有四親可親多所饒益爲人救護  
云何爲四一者止非二者慈愍三者利人四

者同事是爲四親可親多所饒益爲人救護  
當親近之善生止非有四事多所饒益爲人  
救護云何爲四一者見人爲惡則能遮止二  
者示人正直三者慈心愍念四者示人大路  
是爲四止非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復次慈愍  
有四事一者見利代喜二者見惡代憂三者  
稱譽人德四者見人說惡便能抑制是爲四  
慈愍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利益有四云何爲  
四一者護彼不令放逸二者護彼放逸失財  
三者護彼使不恐怖四者屏相教戒是爲四  
利人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同事有四云何爲  
四一者爲彼不惜身命二者爲彼不惜財寶  
三者爲彼濟其恐怖四者爲彼屏相教戒是  
爲四同事多所饒益爲人救護世尊說是已  
復作頌曰

制非防惡親 慈愍存他親 利人益彼親  
同事齊己親 此親乃可親 智者所附近  
親中無等親 如慈母親子 若欲親可親  
當親堅固親 親者戒具足 如火光照人  
佛告善生當知六方云何爲六父母爲東方  
卷一  
十九  
師長爲南方妻婦爲西方親黨爲北方僮僕  
爲下方沙門婆羅門諸高行者爲上方善生  
夫爲人子當以五事敬順父母云何爲五一  
者供奉能使無二者凡有所爲先白父母  
三者父母所爲恭順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  
敢違背五者不斷父母所爲正業善生夫爲  
人子當以此五事敬順父母父母復以五事  
敬視其子云何爲五一者制子不聽爲惡二  
者指授示其善處三者慈愛入骨徹髓四者  
爲子求善婚娶五者隨時供給所須善生子

於父母敬順恭奉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善  
生弟子敬奉師長復有五事云何爲五一者  
給侍所須二者禮敬供養三者尊重戴仰四  
者師有教勅敬順無違五者從師聞法善持  
不忘善生夫爲弟子當以此五法敬事師長  
師長復以五事敬視弟子云何爲五一者順  
法調御二者誨其未聞三者隨其所聞令善  
義解四者示其善友五者盡已所知誨授不  
惜善生弟子於師長敬順恭奉則彼方安隱  
無有憂畏善生夫之敬妻亦有五事云何爲  
五一者相待以禮二者威嚴不闕三者衣食  
隨時四者莊嚴以時五者委付家內善生夫  
以此五事敬待於妻妻復以五事恭敬於夫  
云何爲五一者先起二者後坐三者和言四  
者敬順五者先意承旨善生是爲妻之於夫

敬待如是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善生夫爲人者當以五事親敬親族云何爲五一者給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五者不欺善生是爲五事親敬親族親族亦以五事親敬於人云何爲五一者護放逸經一二者護放逸失財二十一三者護恐怖四者屏相教戒五者常相稱歎善生如是敬親親族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善生主於僮使以五事教授云何爲五一者隨能使役二者飲食隨時三者賜勞隨時四者病與醫藥五者縱其休暇善生是爲五事教授僮使僮使復以五事奉事其主云何爲五一者早起二者爲事周密三者不與不取四者作務以次五者稱揚主名是爲主待僮使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善生檀越當以五事供奉沙門婆羅門云何爲五一者身

行慈二者口行慈三者意行慈四者以時施五者門不制止善生若檀越以此五事供奉沙門婆羅門沙門婆羅門當復以六事而教授之云何爲六一者防護不令爲惡二者指授善處三者教懷善心四者使未聞者聞五者已聞能使善解六者開示天路善生如是檀越恭奉沙門婆羅門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世尊說已重說偈曰

父母爲東方 師長爲南方 妻婦爲西方  
親族爲北方 經一 僮使爲下方 沙門爲上方  
諸有長者子 三十一 禮敬於諸方 敬順不失時  
死皆得生天 惠施及輶言 利人多所益  
同利等彼已 所有與人共 此四多負荷  
任重如車輪 世間無此四 則無有孝養  
此法在世間 知者所選擇 行則獲大果

名稱遠流布 嚴飾於牀座 供設上飲食  
供給所當得 名稱遠流布 親舊不相遺  
示以利益事 上下常和同 於此得善譽  
先當習技藝 然後獲財業 財業既已具  
宜當自守護 出財未至奢 當選擇前人  
欺誑抵突者 寧乞未舉與 積財從小起  
如蜂集衆華 財寶日滋息 至終無損耗  
一食知止足 二修業勿怠 三當先儲積  
以擬於空乏 四耕田商賈 擇地而置牧  
五當起塔廟 六立僧房舍 在家勤六業  
善修勿失時 如是修業者 則家無損減  
財寶日滋長 如海吞衆流

爾時善生白世尊言甚善世尊實過本望踰  
我父教能使覆者得仰聞者得開迷者得悟  
冥室燃燈有目得視如來所說亦復如是以

無數方便開悟愚冥現清白法所以者何佛  
爲如來至真正覺故能開示爲世明導今我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唯願世尊聽我於正  
法中爲優婆塞自今日始盡形壽不殺不盜  
不婬不欺不飲酒爾時善生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一

三

三

音釋

菴奴侯切 頹於豔切 燥乃了切 麻尺沼切  
知隣墳也 噎徒溫切 餅擗也 乾糧乾糧也  
施羊列切 跖郎果切 端神帝切 尊祖尊切 拙踞也  
也沃弋質切 舂赤體也 奮迅奮方問切 檉迅恩晉切  
也沃沃質切 舂赤體也 舂酒都舍切 檉時戰切專戰  
也沃沃質切 舂赤體也 舂酒沉溺也 充嗤充嗤赤脂